

子來了。其明說到這裏。子方把時間核算了一回。訝然道。哦。就在這時候失去麼。我不是在這裏喝過酒麼。其明慢慢的道。不是。你們這一席喝得最多。散席也最遲。當我們吃酒完了。見你們還在那裏猜拳行令。好不熱鬧。這時。我因要會親就先出去了。約摸又過了兩個鐘頭。裏裏外外的酒席。統統散完了。我瞧着下人們收拾東西。我也覺得乏了。回到內室。休息了一歇。就見案上擺着一封信。子方兄。你猜這信是誰寄來的。他說的是什麼話。子方登時悟到了。便冷冷的說道。我已料到了。這信中的話。就是說要問你借這隻珠寶。預備變了。去辦賑濟。這發信的人。叫雪兒。可是麼。其明聽了。不勝驚訝道。哦。子方兄。你怎麼曉得這般詳細。莫非已經曉得了這賊的蹤跡麼。子方未答。忽見一個下人送進一封信來。其明接來一瞧。面色登時發青。兩手索索地抖抖起來。他一面拆信。一面還顫巍巍地說道。這準是他的。這準又是他的。一時瞧完了信。驚得他身子直立起來。面色益發轉了灰白。口中不住的叫怪事怪事。子方見了這等情形。已知這信一定是那雪兒寫來的。心中却不免有點驚異。只見其明把這信送給他看。子方接在手中。讀道。其明先生閣下。公富有資財。何爭此區區珠寶。輒敢延聘偵探。謀與我輩為難。我輩非畏事者。而為閣下計。案不必破。而閣下之性命。日日處危險之中。甚無謂也。今惠偵探想已在尊處。閣下可與彼深思而熟籌之。究竟應作何辦法。乞蚤自為謀。毋貽後悔。雪兒謹佈。

。女子的交際。究竟少於男子。這人必因沒有可以信託的人。事可將自己筆跡。變化了一個樣子。藉此想混過人家呢。子方想到這裏。一時却不說出來。便問那下人。這信是誰送來的。下人同說。是一個馬夫打扮的人送來的。小的也曾問他。從那裏來。他笑說。是虹口唐公館老爺着送來的。小的原聽得老爺說。換了一個馬夫。打量他是來替前馬夫阿三的職務的。所以不認識他。便問你可要回信。他說。老爺唐在小花園等你們老爺。這信上統統寫着。叫小的送進來。他也不等回信就走了。其明聽了。一聲不響。儘是發怔。子方笑道。這人倒也調查得詳細呢。其明忽然問道。你瞧那兒談論珠寶的朋友。他……一語未完。子方忙說。那決乎不會。他要做這事情。那肯在同一時間。向你道問這事。無緣無故。給你一個疑難呢。若果如此。這人的本領。也忒不濟事。那裏還能做出這等事情來。但是這犯案的人。我已經斷得定定的。他一定是我的熟人。其明失驚道。怎麼說。是熟人麼。子方不答。却把那雪兒給自己的信。送給其明看了一遍。說明原由。其明把那信。看了幾回。只是怔怔的。不發一言。忽見那送信進來的下人。還立在門口。便問他可瞧見那人。有多大的年紀。是怎樣一個身材。子方笑道。這去問他作什麼。這等大盜。也和他偵探一般。未曾出手。就先把他化裝本領。學得精而又精。他又不是笨人。難道還肯把這山真面目。給你瞧麼。其明兄。你不必查問這些。還是將這兒發現失案的情形。再說給我聽一遍罷。其明把手一拍道。還有什麼情形。你瞧。我這幾天。忙得這像個人麼。不光是我。我們家這些人。男男女女。上上下下。誰不是忙得走頭無路。那個有這般細心。會設想到老太太歷來保存的珠寶。上去呢。你要問我情形。現在我只能回答一句。自從接了這信。立刻就去找那珠寶。可就不見了。連我也不曉得是怎樣失去的呢。子方笑道。既然如此。請你帶我到老太太房中看看。有無可疑的情形。可以作得線索的。

(未完)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號先期預告讀者倘荷以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刊出後每篇分等致酬概贈
現定：(一)特等：每篇一元二角(二)一等：每篇八角(三)二等：每篇六角(四)三等：每篇四角(五)四等：每篇二角(六)五等：每篇一角
凡刊登廣告者請向本報編輯部接洽(附註)第四期增刊為聖誕號第五期為新年號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壬戌年十月廿九日 星期日

小說日報

第五十號

今日張四售大洋三分

本設上海交通路三一號華局
社立海通中百十號內書
電話中央六五七九號
印者明刷上海路八九號
刷光印所海路十號

發行主任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廣父 增刊編輯 嚴美孫

今日本報第三期星期增刊戲劇號隨報附送如有遺漏請向送報人索取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每日每行大洋六角中縫同普
通長行每行四角後幅短行每字四釐長期面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
一、張(可)用一年(二)全年大洋十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可)用二年(三)此項
廉價券(可)用一年(四)全年大洋十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可)用二年(五)此項
七折(六)惟本報外埠定閱者不在此限(七)定閱者須將此券寄回本報以憑核對
速速定閱勿失良機(八)本報外埠定閱者不在此限(九)定閱者須將此券寄回本報以憑核對
速速定閱勿失良機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疊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
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非本社漏寄此後倘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
報常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鑒

本報徵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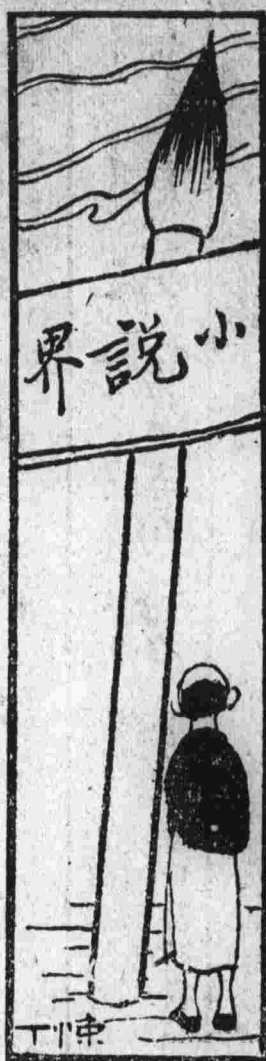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誠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
百字為限(二)長篇小說以萬字為限(三)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四)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五)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受酬者須開明住址及姓名(六)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七)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八)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裝訂成者不在此例(九)酬金每篇隨月終向本社會計處領取(十)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十一)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八)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十二)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十三)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十四)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十五)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十六)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十七)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十八)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十九)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二十)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徵求長短劇稿新劇
京劇崑曲均所歡迎短劇
每本最長不得過五千字長劇每本至少在一萬字以上酬潤從豐



小說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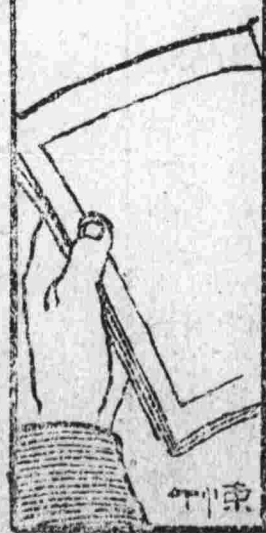
新小說和舊小說

廉子玉

中國人樣樣歡喜學外國式。想不到今日之下。連國家命脈所繫的文字。也要模仿西式起來。
如今我們就拿小說一部分來講。現在新舊兩派的競爭。已經達于劇點了。平心而論。兩派的性質。各有優劣。各有短長。並不能抹倒一方。專作門戶標榜之見的。這不是我騎牆取巧之談。實在近幾年來。兩方入主出奴。你非我是的爭潮。已經發過了幾百幾千次了。說來總是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見解。誰又能居中說一句誰是誰不是呢。
照我看來。像這等新舊競爭。將來終有優勝劣敗的一日。那麼。今日的競爭。也就是將來進步的先聲。這倒是小說界的好景象啊。
說到這裏。我却有一句緊要的狂言。向兩方勸說一聲。新小說就是新小說罷。並不是定要歐化的小說。纔算是新。若說歐化的小說。新近流入中國。比較中國的舊派小說。自然算得新了。但照狹義說來。歐化小說中。也還要分出新舊之別。並不是無論什麼小說。帶着點子歐化的氣味。就可以代表全部新小說。總而言之。

之。新是新。歐化是歐化。歐化果然新。也不必盡新。非歐化果然舊。也未必就無新理發生出來。因為小說的新舊。是在學理和精神上分別出來。並非加幾個圈點。寫幾個他字。就可以算為標準的。所以現在的競爭。在新派方面呢。只許以新小說攻擊舊小說。却不能掛着歐化兩字的招牌。嚇唬舊派。在舊派一方面呢。也只能掛出精神。和真正的新派去抗爭。却不犯着用盡氣力。對於歐化。假充新派的。施行抨擊。這才合於學理之爭。這才能得競爭的好處。

小說



童叟

王理堂

有一天下午。上海青島路上。站着一位三十多歲的中國巡捕。精神十足的。睜着眼向四面觀望。猛可地看見左邊一百步外。來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子。獨自一人。在那裏站着哭泣。這位巡捕。疑他是迷路的。在理須盡指導的責任。於是忙走上前去問他。那小女孩子。看見巡捕來了。意思就想走。又不敢動步。巡捕就問他道。你哭什麼。你是迷路了嗎。那女孩子哭着搖搖頭。巡捕又道。你在那裏。女孩子哭着。用手向西一指。巡捕又道。你認得家認不得家。女孩子哭着點頭。巡捕奇怪道。你為什麼不回家。跑在這裏哭。幹什麼。那女孩子哭着不作聲。看他意思。好像是害怕。又好像有極大的冤屈。極大的痛苦。這時已有左右人家。好多人走上來。圍着看。嘴裏喊着喧嚷的說。誰家的孩子。好可憐。好可憐。這巡捕心裏也想道。這不是人家的孩子。

屋父賣文

吾友東越許廣父性奇癖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酒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滬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謂為定例如左
聯書文 各一短
聯五元 小說文 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聯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壬戌孟冬之月虞山徐枕亞代訂

婢女。一定是人家童養媳。不然。不會跑出來不去家的。又看那小女孩子的衣履。也還齊整。不似婢女模樣。着實有點不明白。便掉轉臉問那些開看的道。你們可曉得。這是誰家的女孩子。那些人多答道。不曉得。巡捕又轉臉問那女孩子道。你這裏的娘呢。那女孩子聽巡捕問起他的娘。哭得更兇。嗚呼啞啞的說道。他不是我的娘。巡捕聽他的話。沒頭沒腦。也沒有方法想。開看的人有幾個好事的。問那小女孩子道。你為什麼不去家。那女孩子哭道。我怕。開看的道你怕什麼。話沒說完。猛從人叢中伸出一隻雪白的縐手。向那小女孩子。劈面打了幾下。拍。拍的響了一路。
(未完)

盜妻

(續)

蕙貞女士

子方看完了信。順手將來。摺疊好了。仍就放在信封中間。又把那封面上的字。瞧了一回。自己說道。這信倒寫得不壞。是一個有學問人的口氣。字亦詔秀得很。但筆姿却不大自然啊。他那署名雪兒。這好像女孩子的名字呢。三娘點頭道。我也這般猜想咧。你瞧這事情該怎麼辦。可要打發人去問那冒家。究竟失了東西沒有。子方夷然道。東西自然一定拿去了。問也沒用。我們當偵探的。並沒自己送上門去的職務。他們既不來請。何必去找他們呢。三娘聽了。頓了一頓道。雖這麼說。但你和冒其明。不是好友麼。況且你才從他家。喝了酒回來。難道他們失了這般珍重的飾物。也竟沒有覺察麼。子方聽了。仍是淡淡的道。等着罷。這案子我是逃不了的。我倒不懂。你今兒個為什麼這般性急起來。我瞧你平常辦案。總沒像今兒這般有興。這是什麼緣故咧。三娘聽了這話。忙即顯出一段笑容。說道。果然今兒我對於這事。似乎格外有興味兒似的。也因這案子出在你的好友家中。所以格外關心一點。……一語未了。忽然壁上的電話鈴兒。唧唧。

唧唧的響了一陣。子方緩緩起身。接了聽筒。問道。誰呀。那邊說道。你是惠大偵探麼。子方答道。正是。你可是冒公館麼。又聽那邊說道。我們是冒公館。……話還沒完。子方笑了一聲道。可是失了什麼珠寶。要我惠偵探查案麼。這時三娘立在一邊。笑道。來了來了。子方忙笑着。朝伊搖搖手。叫別說話。却聽那邊換了一個人的口音。問道。可是子方兄麼。你怎麼曉得我失了珠寶咧。子方笑道。其明兄。請別性急。我即刻就過來。細談罷。說時。掛上聽筒。吩咐預備汽車。三娘說要同去。子方却防那雪兒再有什麼舉動。叫伊守在家中。伊却不願意。據伊的見解。那雪兒今天是一定不會再來的了。但是伊拗不過子方。只得罷了。子方坐上汽車。趕到那齊路冒其明公館內。其明接着。請他到花廳內坐下。子方問起案情。其明現出一面孔憂鬱的神氣來。說道。這珠寶是先祖母傳下來的重寶。嵌着九粒珠子。每粒都有蠶豆那麼大小。說從前一家鹽商人家。破了產。收買進來的。彼時已經賣到十萬銀子。還算是便宜貨咧。傳到現在。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年了。你想這珠子的價值。還說得明白麼。這珠寶。向來都由家母收着。不肯輕易示人。便是內人。也只見得一二面。這次因為小兒完婚。我這位老母。伊老人家。忽然高興起來。拿給小兒瞧。說道。看將來你的老婆。能孝順我。和你娘。我便把這件無價之寶。傳與伊。這不過是老人家一句開心說話。其實這東西要和伊脫離關係。憑是怎樣的孝順。伊也不見得能辦到呢。這也罷了。誰知說話的時候。有我的小女兒在旁。孩子家聽在肚裏。就當作什麼古事兒。講給人聽。本來我還沒有注意。一直到了今天。你們喝酒的時候。就有一個朋友。不曉得怎樣說起古玩珠寶的話來。當時我也在一桌兒喝酒。他就問我。這珠寶的話頭。我說。你怎麼知道。他就說是我的女孩子說的。我雖怪孩子們多口。也還不在意中。因他們說得有興。我就將這珠寶的來歷。和價值。約略說了一回。却死也不料就在這個時候。鬧出亂。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得後之零價一結四讓長面本
買入價購格元束集培篇金報
手一買一為二中記如字二二
不篇或購茲有材篇秋裝三三
信趣計一因共益尤之四集
請深一者二酬報豐文嬌長現
試長萬仍四愛之富情記短已
總之官照全閱所版茂因各出
發大堪左定集諸版有可都每
行消右者集君起也之係冊十
所道絕計實君起也之係冊十
清諒妙算價二定每無之痕餘
華云好諸元四冊作之痕餘
書便鮮君二角便完而枕就中
局貨餘至角便完而枕就中
樂酒廉惟宜洋全第亞布

▲執行職務區域滬甯兩地廳江蘇
▲高等廳高等分廳大理院上海會
▲審公解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非訟事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二弄一家一百號

▲執行職務區域滬甯兩地廳江蘇
▲高等廳高等分廳大理院上海會
▲審公解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非訟事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二弄一家一百號

史淚鴻雪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記雙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魂梨玉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店書昌其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了版出刊月術幻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片花蘭紫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朱增宗博士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名虛父小說百範預發約售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海上夜列傳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雙雲記

(十二)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謂金公曰。弟常終隱三湘七澤之間。携此愛女而歸。惜公子不能與之偕行。為缺陷耳。且兩小無猜。相聚亦已多時。一旦判袂。開卷則誰與共吟。拈韻則誰與屬和。想別離之感。亦必有不能釋然忘者。勿謂為幼小無識也。金公曰。壽門醉矣。斯時壽門實飲已逾量。頗自覺酒後放言之失體。幸二人不在席。不然益覺冒昧也。凡此亦可見壽門之徑行直遂。恒有不自檢點。不自斟酌之處。大抵恃才之人。每多此病。所以才必範之以學。德可勝才。才不可使勝德也。語雖真情實理。而亦壽門少含蓄處之特徵也。又一日。壽門復大醉。謂夫人曰。我定二月中出都。小女與金公子。將有數年之別。元霄賞月。為二人特具酒肴。俾之對酌於妝閣中。代金公子設餞別之筵也。語時倩雲亦在座。夫人唯唯。明日以醉中語告。壽門則曰。既宣布矣。不可食言。食言反少痕跡也。夫人乃唯唯。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未幾而正月十五夜屆矣。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金公子如約而至。妝閣夜宴。盡許談心。驛路春遲。行且話別。雲士則曰。辱情妹寵招。自當敬承雅意。倩雲謂堂上以我兩人行將遠別。借元霄賞月。為一度離筵。正望雲哥以語言為贈。妹當敬銘五內也。雲士曰。他無所語。妹體弱善病。此後征車載道。勞瘁堪虞。萬望格外小心。無使遺憂堂上。昔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自來尊屬寄居。於茲三年。凡因妹病而令伯父母不安者。已屢次矣。我猶知之。何況於妹。所以諄諄不敢略者以此也。倩雲曰。哥哥。藥石之言。不獨使妹知謹身以保健康。並使妹謹身以慰堂上。不至陷於不孝。自當感銘肺腑。不敢一日忘也。雲士曰。如此則我心亦慰矣。但未知妹將以何言見贈。尚望不吝金玉為幸。倩雲曰。妹才疏學寡。何有益君之言。願妹自去臘放學後。開中偶拈先儒理學書觀之。覺理境獨開。耐人尋味。因念讀書懷才之士。往往留心風雲月露之詞章。即所為能工。亦屬無補身心之事。開卷即誦四子書。而於聖賢精意。不深加體察。反愛慕後世浮薄之文詞。則何怪春華多而夏實少。世道人心。益不可問也。未知兄意何如。雲士瞿然起敬曰。高論高論。倩雲又曰。哥哥趨庭承訓。異日必為象賢無疑。妹所云云。不過用以質證。非敢謂捧土益山也。二人話別之言。皆深致其敬愛之意。與尋常兒女不同。於此見祝師子長之善訓迪。為不可及也。

評

雙熱曰。此回極有精彩。壽門縱酒狂吟。牢騷滿腹。雙雲銷魂話別。纏綿多情。此是精彩文字。妝閣離筵。擇言互贈。此又是精彩文字。

又此回多至理名言。可作格言讀。不可作尋常小說觀也。

第八回 南遷

雲士歸。以倩雲語述諸父母。父曰。不意小兒女乃有此見解。汝當深佩其言。此可見看有用之書之得力多也。宋太祖嘗言開卷有益。此至言也。然以今日衡之。當云讀有用書乃能獲益。蓋書肆中。每有不正當之雜著。與夫淫靡離麗之小說。皆所以戕賊人子弟者如此。

我雖是這般說了。但見采臣並沒理會。像是一定要他請的樣子。只低着頭想。口中還不住的咕囁道。這裏並沒有好館子。化了錢。吃不到好東西。倒犯不着。要便到半齋去罷。到你們棧房又近。我就回說。很好。準到半齋去罷。於是采臣立起身來。扣好了衣鈕。又進去看了一件馬甲出來。心虛悄悄對我說道。哥哥。還是我們請他罷。我見采臣已經出來。忙朝心虛嚀嘴兒。叫他別响。采臣走了出來。笑對心虛說。我們走罷。三人便一同出了店門。我要坐車去。采臣忙道。我纔起身。很想散散步兒。這裏到半齋。又沒有多路。何必坐車呢。我使不做聲了。三人緩緩地踱出盆湯弄。經過大馬路二馬路。轉灣過去。走到三馬路半齋門口。一路上我把他家給他帶的口信。說過了。又有我們家託他代買代寄的東西。一一告訴了他。又談了些家鄉近事。地方情形。不知不覺。已經走了許多路。抬頭

上海近十年目視之怪現象

二十九

東越許廬父著

見了半齋的招牌。我待要進去時。采臣忽然立定了脚。沉吟道。我想。你們既聽那呂小老板的趣史。這半齋中。他們一班人。都有帳的。常常跑來吃飯。說不定他們會碰了來。給瞧見了。倒不便。雖說沒有這般巧事。究竟是小小心一點好。我的意思。好在半齋就在永泰間壁。我們何妨把菜點了。叫他們送去棧房裏吃。一則講話舒服點。二則要茶要水。要輪躺坐坐。都寫意得多。你們瞧是怎樣。心虛笑道。采臣哥。怎麼學起老頭子派氣來了。光是吃殘飯。還講出許多寫意來呢。采臣未答。我忙朝心虛睜了一眼。接着。說道。好極了。橫豎近在咫尺。叫菜也不會冷的。却樂得舒服一點。采臣便不說什麼。三人回到棧房。采臣要了一支筆來。問我們吃什麼菜。令兒說過是我的東道。你們不得爭執。我不覺鼻子管裏笑出聲來。笑話了。我們至親。還要這般客氣。真給人家笑死了。采臣便把筆

兒一擱。說道。你和我客氣。也算是至親的道理麼。我知道這是借你了的房間不好。我們還是外面去吃罷。我見他說道這句。只得答應。由他惠鈔。看他拿起筆來。接連寫了一個腐干絲。一個炒蝦仁。一盆鹽蹄子。便停筆不寫。又問我們吃點什麼。我因他自居主人。倒不好意思。只得又給添上一個鹽菜筍湯。便說。發了發了。采臣又要心虛點菜。心虛却不肯點。只得罷了。當晚茶房喊菜。茶房先替我們送上山。倒了三盞茶。每人又是一根香煙。這才接了菜單自去。采臣稱讚道。永泰的幾個茶房。實在都還不錯。你看他們招呼。多麼周到。我笑了一笑。因問。你才說的呂小老板。後來還有什麼奇文妙事。如今就請開場罷。我急於要聽。心虛笑道。采臣哥。你該從頭講起。以前的事情。我還沒有知道呢。采臣點頭道。這個自然。我得從頭至尾講給你聽呢。那呂小老板。名字叫做金生。

上海近十年目視之怪現象

三十

東越許廬父著

他爹就是呂伯堪。他還有個叔子。叫仲達。那倒是一位正人君子。和他們父子完全不同的。伯堪近來。足足有了五六十萬產業。我的錢莊。現是地的大股東。還有大馬路一引金店。拋球場一引綢莊。也都有他的分子。他在慈溪鄉下。又有幾千畝良田。和許多房子。這都是他一手掙起來的。實在並不是掙。簡捷說一句。或許是拐騙搶奪。這四個字。倒比較確當一點呢。他雖有這麼大的家私。可惜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就是呂小老板。呂金生了。據說還並不是真骨血呢。因他廿多歲上。伯堪的老太太。抱孫心切。和他媳婦王氏。就是伯堪的夫人。同去到什麼廟裏求子。和幾個賊禿們。做了幾天法事。回家之後。就求出這麼一件活寶來。剛剛這廟裏的和尚。不久就被人家告發。說他們借著祈子為名。好弄婦女。略誘財物。種種罪狀。大半是有證據的。過了一堂。就審定罪名。把這些和尚都按律辦

叢談

●幽夢影補

蘇軾水光瀲灩晴方好一首。原題飲湖上初晴
復雨七字。坊刻只作西湖二字。非。
蔡確紙屏石枕竹方床一首。原題登車蓋亭。
蓋確謫安州所作也。芸圃云。確爲奸臣之首
。車蓋亭詩。亦無佳處。而收之不削者。宋
人之風氣也。其論甚正。
晁說之聞闔千門萬戶開一首。原題明皇打毬
圖。蓋借明皇以諷徽宗也。坊刻只作打毬二
字。殊失詩意。
王荈梅詩。只因誤識林和靖。惹得詩人說
到今。言梅品清高。原不必求知於世。只因
孤山結契。如隱士偶有交游。遂使詠梅者到
今未已也。俗本作誤適。解詩者遂援梅妻鶴
子之語。認作女子適人之適。豈似惹人嘲笑
至今者。豈所以詠梅乎。

● 文孫 ●

（五）

● 千家詩考證 ●

● 詠菊小品（三） ●

● 亭湖顧竹廬遺著 ●

報餘

●千家詩考證
(五)

文孫

詠菊小品(三)

亭湖顧竹廬遺著

竹梢松風響珮環。雙娥彷彿古屏間。江東霸業煙消滅。剩有凌霜舊玉顏。

松竹二喬宅。宋人詩晚菊繞江壘。忽如開古屏。唐人菊詩。

▲太真黃（見宋人劉蒙謨羣芳譜有紅者）
細合金釵願竟遠。玉環爭奈繫羅衣。傷心驛路埋秋艸。滿面黃塵滯未歸。

歸來滿面黃塵暗。元人菊詩。

▲國色（淡白色姿態輕盈口堂細種）
簾卷西風怯素秋。和煙伴月不勝愁。天然明艷應無比。留待閑情賦裏求。

▲孩兒面（見史鐸譜無面字以濫號斥之）
沈譜列之紅紫品中種各別。

白面何須粉澤施。寧馨有此雪霜姿。侯門稚子差堪擬。荒徑偏饒玉樹枝。

只解一次
獎金最多
期限最短
的貯蓄券

每張價銀五元
頭獎三千元
中獎與否票面不失
滿期加利不滿隨時可兌

每條一元獎
共有六等

上海乍浦路大東銀行

吳綺緣著
反聊齋

聊齋一書海內傳誦幾於人手一編後人踵而效之有後聊齋續聊齋女聊齋等諸書率皆畫虎類狗以較原書瞠乎後矣然聊齋筆法雖妙而其談狐說鬼語出於稽未免為世詬病綺緣先生倣其體裁著反聊齋一書未嘗不言狐鬼而狐鬼皆假借每篇各有命意無一重複如讀偵探小說然其妙無比而各其構局之奇用筆之佳尤足與前書相頡頏洵空前之名著也定價五角

只解一次
獎金最多
期限最短
的貯蓄券

▲每張價銀五元
▲每條一元獎
頭獎三千元
▲共有六等
中獎與否票面不失
滿期加利不滿隨時可兌

上海戶部路大東銀行

吳綺緣著 反聊齋

之有後聊齋續聊齋女聊齋等諸書筆皆盡虎類
 狗以較原書瞠乎後矣然聊齋筆法雖妙而其談
 狐說鬼語出於稽左未免爲世詬病綺綠先生做其
 體裁著反聊齋一書未嘗不言狐鬼而狐鬼皆假
 且無匹各有命意無一重複如佳偵探小說然其
 妙無匹其構局之奇用筆之佳尤足與前書相
 頡頏洵空前之名著也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本報代派章程

不得拖欠(如滬地有公實商家担保則第一月亦無須先惠報費)(二)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專為各埠同志愛閱本報者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者送報二份餘數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為準小說日報社發行部啓

心聲

半月刊 定於十一月初一日出版

[illegible]

封面
插圖
心·心相印圖（三色銅版）（丁悚繪）
（編輯部同人合影）（鈍根·豁公·子褒·芙孫·小麟·）
畫家丁悚
西明風景兩頁

粉菊花之便裝及天女散花
梁相樹許奏雲二先生祝詞
童旭滄先生祝畫
西泠月景而
綠牡丹之本來面目
鄭健廬先生題詞
姚方定先生祝詞
甘澂公先生題詞
鼓娘金香
張國總統琴席
張丹斧先生題詞

鼓娘金小香
花國總統琴厲
張丹斧先生題詞

心聲恨門教育鄉老兒上海游記
京漢途中之迴憶
評王又宸程艷秋之四郎探母
游杭一日記
沙場慘市
懸鐘慘史
官場雜詠
心聲俱樂部
心聲辭
淞濱殘夢錄(長篇小說)
心心半月刊總社露佈

王鍾鳴何海飛張翼飛貢少芹馬蘇二先生陸澹齋貢芹孫王徽之賈芳孫半打女兒餞春(劇本)介紹醫士的專門大家趣問答補白冥飛梅花館主格夫改廬等雜作二十餘篇

表是做什么用的
奇遇
情之研究
陰間底無政府
孽珠憶語
羅婚
半打女兒
餞春(劇本)
介紹醫士的專門大家
趣問答
補白
冥飛梅花館主格夫改廬等雜作二十餘篇

劉豁公劉豁生海上漱石生劉塾叟劉劉許厲父黃儼王后哲鄭恪天金碧艷晚香館主社團員

總發行所
心心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八十二號

總發行所 **心心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八十二號

孫 紀諸君欲治
 緯 念防健康欲
 才 品染者請
 送 剪此廣告
 附加郵票四分寄至上海
 法界八仙橋德行里孫緯
 才處當即奉上（最新實
 驗衛生法）花柳病消滅
 （法）各一册使君讀之
 必得健康幸福做處專治
 新淋老濁梅毒各種新藥
 每針一元 功大効速
 立可斷根
 孫緯才 每針
 新法醫 一元
 花柳病 一元
 新淋●老濁●梅毒●下
 疳橫痃●均用德國
 特幼新藥無痛注射 每
 針一元 功大効速立
 可斷根○診
 察所法大馬路八仙橋德
 行里一號



藝林

讀送窮文書後

壬戌新春。讀昌黎送窮文。竊有感焉。以
身本窮人。讀送窮之文。不期爲之發噱。文
公此作。或以不遭於時。若有物隱於其
之故。託鬼以自憐。且一發胸中之鬱積。然
余食貧久矣。元元窮年。無聞無見。初不知
其有鬼也。既無昌黎之才。亦不能作文以送
窮。窮處今之世。遍我國中。無處非窮。且
無人非窮。國則債台日高。民則擔負日重。
所不窮者。秉政握權者之私囊也。乃鬼亦憐
懼。不犯其人。不瞰其室。何也。

無名女子詩

(五) 枕亞手輯

陶令歸來醉冷香。碧天如水又重陽。二分紅
瘦三分綠。寫到秋痕筆亦涼。(菊花秋卉)
翠鴛吟破楚天秋。羅襪無塵夜月浮。一碧煙
波收不起。湘妃閑共洛妃游。(墨竹水仙)
疎香淺碧潤煙嵐。那許尋常翠羽含。玉茗堂
前分艷影。風神略似寶兒憨。(綠梅紅茶)
雨葉烟苗秀不羣。纖纖微暈黛螺紋。素心獨
蘊真香色。淡剪湘江一片雲。(墨蘭)

野乘

傳善祥別傳

(五) 丁嘯雲

須臾至一處。似是藩署。兩旁排立軍士。盡
裹紅巾。遙見暖閣大開。輿已停。內即迎
出一人。首九龍金冠。身黃綢蟒袍。年約三
旬。含笑謂雙士曰。數年一別。今幸先生無
恙。即攜手讓至花廳。左右獻茶。雙士亦不
知接受。心惶駭如入夢境。手足幾無所措。
其人慰之曰。某楊秀清也。因有求於先生。
故奉送至此。請勿見疑。
雙士驚定。聞言即起立曰。不知即是楊千歲
。有失遠迎。死罪死罪。秀清邀之入座曰。
先生何必過謙。鄙下一進省城。即令保護尊
府。想眷屬盡皆平安。莫受驚否。雙士謝曰。
感荷玉節保護。全家戴德。但頃云數年之
別。未免懷。不知曾於何處拜識。秀清
大笑曰。此事屈指四年矣。彼時義兵未起
。某改一星士裝。入城遍觀動靜。巧遇先生
。延之到府。爲女公子推算生命。先生尚憶之
乎。
雙士恍然曰。是矣是矣。其時小女年甫十三
。因身弱多病。亡妻聽信巫言。謂其命犯
冲。故煩王爺推算。今蒙飛輿見召。不審
有何鈞諭。秀清曰。論某後宮。不少佳麗。
惟正妻已亡。思聘一才德兼優者。以充正妃
之位。女公子命中。含有國嬪之兆。某自推
算後。即繫記在心。又聞張大勇(即張三)所
送選冊。頗觸前事。故屈先生來此面求。尚
乞金諾。

筆削

此君軒漫筆

湘帆

四川總藩姚一如先生。爲郡丞時。因便回松
江。携有樵僮一人。不知何處得來。余從
兄文學竹虛。適有事赴郡。聞之。叩門求觀。
司閽者導入側廂。令坐待。微掩其戶。且
曰。若迫而見之。固自不難。但是物見人畏
。殊不足觀。不如俟其自出遊行。從窺罅
潛窺。可盡得其情態。久之。其人果出。長
僅盈尺。鬚髮已斑白。左右探望。蓋畏貓犬
者虎狼。慮吞噬也。旋乃移步至簷前。延首
望天。狀有凝思。長嘆數聲。嗚嗚如鳥鳴。
竹虛趨出。欲近觀之。其人大驚。狂奔入
居小室。閉關堅拒焉。因視其所居之室。在
廳次間。矮小如長桌。設大門。以時啓閉者
也。昨歲至成都。掘謁先生時。先生爲鹽茶
道。忘詢樵僮人究竟。歷年已久。想早物化
矣。

筠碧館筆記

林紹樞原稿
張乙盧潤詞

許小歐云。一如以健爲令。丁艱回籍。服
闋。補仁壽令。孫補山相公。奏請帶往江
南。辦辦清。即於江南擢石柱廳。便道回
松省。是。凡二次。仲俱在家。未見有此怪
物。當是傳說。
嘉興東柵鎮牛場濱。向有荒田數里。蕪漫不
治。田主王某。於今年招佃開墾。發古墓。
獲見金磚數塊。質地精良。有篆字文。款爲
大明隆慶二年。道路將軍李淮數字。又有白
鶴山人識。某年此墓當發數字。核計年歲。
適相吻合。而金質黯灰。似非後人所偽造者
。堪輿家言。豈真可以憑信歟。可謂奇已。
此民國六年事。友人王某爲余言。

游記

游魯小記(三)

宜興徐瀛

余於七月二日。赴全國農業討論會。到會
所假設山東省教育會。係新式建築。門前局
勢尤舒敞。四日午後。開成立會。會員實到
一百八十人。公推黃會任之爲主席。來賓

詩話

青坊詩話

(續昨)

古月

升菴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
判。詩話出而詩與言離。而余更謂律體與而

諧海

許子寓言

盧父

詩之道廢。夫三百篇與楚騷與十九首。未嘗
排對求工。而抒寫性靈。何等蘊藉。後世律
體盛行。爭以神巧見長。往往有出無偶。意
或欲爲一詩。先求隊仗工麗。再裝起結。其
或平居觀書時。遇有某句可對某典。愛其工
妙。拉雜成篇。是又因辭爲意。本不有詩。
而強之有詩。于是鉅釘塗飾之風熾矣。凡此
作者不自慚其醜。觀者相與標榜。亦不以爲
陋。蓋所以道性情者。幾有焉。故爲詩取真。
古體易真。近體難真。即古體中散行者易真。
排比者保無失真處。余嘗謂陶謝並稱。而
謝究不及陶。職是故耳。昔馬援往蜀。公孫述
。援以爲子陽修飾邊幅。而述盛陳陳陳延援
蛙耳。乃到洛陽見光武。在宣德殿南廡下。
袒腹笑謂援曰。卿遊游二帝間。今見卿。使
人大慚。援頓首曰。前見述陳陳而進臣。今
陛下恢廓大度。知帝王自有真也。竊以論詩
者有文淵衡人之識。是誠可與論詩矣。大抵
古體中有對句得之適然。仍自活潑潑地。原
不礙爲佳。故後之律體。有偷春格。轉謂高
致。亦取真也。世謂古體難。律體易。須知
作律詩。一氣揮灑。聲情兼至。運典屬對。意
到筆隨。而真自在。斯謂也。必聽聽絕人。
胸儲萬卷。而後可。古來能幾人歟。然則余
謂詩之廢於律者。非律之不足爲詩也。大都
廢其真。故廢詩耳。

第三期

芙孫編輯

本刊徵文

本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號先期預告讀者倘荷以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刊
出後每篇分致另酬贈現金(一)一元二角(二)八角(三)六角(四)四角
(五)二角等限以有趣味者爲貴篇首題目須刻木戳務請繕寫篇數至
多以五百字爲限不壁還抄襲家幸勿惠顧稿寄本社函寫明星期增刊編輯部
稿不合恕不壁還抄襲家幸勿惠顧稿寄本社函寫明星期增刊編輯部

本刊廣告收費

封面廣告以字計算每字大洋一分一百字起碼●普通廣告以格計算每格大洋一元●中縫廣告以行計算每行大洋一元兩行起碼欲登者請先期與本社接洽

鈍根書例

四尺聯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八尺六元
條幅每條與聯同 中堂視條幅加倍 匾額字二元
字大逾一方尺者加倍 執扇摺扇每面二元（劣書不
小楷）名刺一元（須製銻版）書面題簽二元（劣書不
題）尺頁每方二元（長闊逾一尺者加倍）

（收件處） 上海寶山路升頓里念五號王寓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銷魂詞

畢倚虹先生工詞會輯銷魂詞甄錄清代閨秀哀艷之作清詞麗句雅韻欲流所
謂凄風暗雨涼月三星曼聲長吟輒復魂銷心死者也茲經倚虹手自校印版本
疏朗精雅絕倫特爲介紹於世之詞壇閨友及愛讀美術文字者

本刊各稿禁止轉載

呼盧也不言不語

救命。說時旁人都替他拚了好幾塊錢給他。我還記得他說：從前曾和現在上海某舞臺的某名角。在寧波一班子中學戲的咧。可見得唱戲也有幸有不幸了。

影戲拉雜談

(一) 近來影戲的事業。一天發達一天。
家。新創就上海西說也開一家新
創。便是愛看戲受這社會的歡迎的確多
我。也是各種滑稽和不合批評本的短處
我。對於沒有偵探長片和反對的武
過。險於種種片子。總是若不如實的那
冒。有這種什麼偵探的意味。是強盜繼
裏。有槍神。演來演去。總是強盜繼
關。不手槍。這些東西。倒看了許多
卑。謀害英雄。連生殺了許人學
中。幕做來的麼。還有不是由事影響瑞
演。一個猛烈的激刺。就是多中國人所
知。那直真辱罵我們行的為。這種影
羞。我的愚見。有什麼感想的國體不
依。致各國攝影。一面製新片的機關辦這
人。邦交。再製一面。教他不要破壞我個
他。邦交。再製一面。教他不要破壞我個
一致進行。去受怕他的不銷滅呢。可達

(二)

◀ 月 奔 娥 嫦 之 顰 秋 高 ▶



現在上海的影戲院。總算是很多的。但是除了外國影戲院不算外。可是要算那上海大戲院頂好了。其餘有的電光不足。有的是片子常常間斷。不然便有那班看戲的小孩子。拍手頓足。吵鬧不休。真是非常討厭。並且于他們營業上也很損失。我望院主們總要好

未聞。見所未見的見識。就像四五年前。那時我只有十二三歲。逢着禮拜日便去看影戲。有一次我看一張片子。片子的名字。我可忘了。那情節大約是一個會計員。在公司裏上帳的時候。忽然起了貪心。將簿上一筆六千元的帳。改做了一千元。他拿了五千元。就辭職走

好的改革才是。(外國戲院中。並沒有這種現象。大約是他們安排得法的緣故。)

影戲和小說功用。是差不多。那些好的影戲片子。于社會上是很有益處。依淺近的說來。學識上就可以進步。並且還可得着許多聞所

了。後來被公司裏查出。派人捉他。那會計員聞信。藏匿在野山中。拿着錢也沒有用處。並且疑神見鬼似的。常常怕有人捉他。真是臥不安。常常上受了絕大的痛苦。到後來就此死在山中。也沒有人得知。那片片子真是演得非常精

伶界大王

譚鑫培

唱 淮

烏
記 盆

要聽這齣戲惟有買上海百代公司的留聲機片子

十七年後的出版

「十七年後的」是枕綠的小說專集。現已出版書中各篇的作法開闢中國短篇小說的新門徑。自成一派。附刊枕綠先生著作時遐想時小憩時臨眠時及其家庭等珂羅版小影。使讀者見了對於作者發生更深的感情。書版四圍有花紋逐行夾點線逐頁精印非常美觀。每部實價七角。本書發售處在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良辰好友社。每部減收大洋五角以示優待。寄費不加郵票可代。

▲内容篇目

十七年後的一吻燈前之酒 一轉
念間 榮譽與健康 影上爪痕
兩父之間 同夢 心底良心 窗
外之人 陽春殘華 目前 隔室
藝術與慈愛 美境的破滅 雪
宵匠籲 診費 毀譽 弔偶 可
憐的劣子 一塊肉 操縱 婦人
言 謠言 悔悟 小別七日 一
年辛苦爲誰忙

新曲

張爾松

特別啓事

牡丹	閤	穆柯	五更	戲	鴻	呀	四	桃	捉	呀	招	梅	呀	宋	子	逍	呀
丹	開	柯	更	戲	鸞	得	更	桃	放	得	老	龍	二	靈	拾	遙	一
	台	塞	五	妻	藏	而	四	回	曹	而	五	鎖	更		黃	津	更
	山	獨	點	呀	呀	噲	點	朝	金	噲	三	摩	二		金	閻	點
	呀	關	月	呀	叟	噲	月	呀	雁	武	點	天	點		瑞	生	點
	得	刀	已	得	林	噲	斜	得	橋	松	月	水	月		生	三	初
	得	赴	殘	得	宴	噲	西	得	殺	殺	正	淹	正		得	堂	升
	噲	會	水	得	天	噲	騷	得	嫂	殺	清	七	虎		而	會	力
	噲	岳	滿	得	國	噲	翁	得	空	子	虎	軍	將		而	惡	殺
	三	母	金	得	志	噲	賢	得	谷	報	招	濟	招		而	虎	四
	歲	刺	山	得	呀	噲	媳	得	蘭	呀	親	公	親		而	村	門
	白	字	呀	得	秋	噲	呀	得	太	呀	呀	活	呀		而	化	呀
					鼓				拿			佛			而	呀	
									一			亮			而	呀	
									枝						而	呀	

說家比戲子

在下是小說迷。又是戲迷。憑我滑稽的眼光。做了這篇小說家比戲子。實見所及。遺珠尚多。至於比得像不像。要請讀者自己去研究。

王鈍根比時慧賢。平襟亞比趙如泉。徐枕亞比凌憐影。朱鴛雛比汪笑儂。李涵秋比湯雙鳳。張含比我劉藝舟。林萃南比余叔岩。沈禹鐘比劉永春。王尊農比馮子奇。許嚴比張桂芬。周瘦鵲比林如心。計廬父比羅小寶。嚴獨鶴比夏月珊。張碧梧比白牡丹。朱瘦菊比趙君玉。嚴笑侖比林樹森。鄭逸梅比王佩蘭。沈鴻冰比麒麟童。麒麟童在舞台比發明過鬼腔。江紅蕉比小香紅。鄭正秋比小阿四。何海鳴比楊小樓。胡寄塵比高慶奎。鄭子褒比金少梅。張桂綠比劉天奎。施濟羣比金菊英。張丹斧比張德俊。冰心女士比張文範。程瞻虛比小蓮子。以有人把徐卓呆比徐半梅。

肉麻

美孫哪！我立刻做劇評家找劇不懂。新劇外行。却教我何從說起罷了。我看戲既看慣敲鑼的賣芝麻糖。評劇也不妨評捧角先生。某小報連日載香港特約小通訊。專記悔事盈篇累牘刺刺不休幾與



該假反面之京都天德堂廣告同其可厭。夫梅伶之色藝如何。姑置不論。惟此極頌聖式之劇評。莫有令人阻滯消化之能力。讀者苟不預置一瓶痧藥於手頭。謹防反胃。該通觀之最妙者。莫如十一月念九所載之一。

夫劇名思凡。則其中似含蕩意。而以該演員爲之。則祇現出一種纏綿幽渺之態。如遠山含黛。如落月殘人。如遠山至實實。示恩月窟則不過在娛。自障其面處處帶着一種羞澀之

猫屋



上海三家戲園。把狸貓換太子做了護身符。將什麼好角色都打敗了。將什麼好戲都戰勝了。這齣戲既是常勝將軍。永做不敗了。自然外埠也一處一處橫仿起去了。本埠也五本六本的接續下去了。好得只要戲能賣錢。便可以連續編

丁棟

的。是貓尾。可以照着七俠五義續下去。七俠五義完。還有小五義。宋朝的事情一完。還有元朝。還有明朝。還有清朝。只管一本一本地可以接下去。這貓尾真有無限之長啊。我想狸貓換太子倘演到一千幾百本時。大概可以把宣統

我因為歡喜聽留聲機器。人家就送我一個話匣迷的別號。後來甚至他們賣留聲機器的時候。我就寫信來問我什麼人唱什麼好。那個角兒該請來唱。那個角兒不應該唱。大半都來問我。但是我這回實在是一知半解。那裏配得自個顧問職務。所以有時只得找我所好的。與他們點了幾次戲。如羅小寶的武家坡。王又宸的哭靈和出箱。高慶奎的鼓迷傳和馬連良的南天門開山府(未售)天雷報(未售)清官册。白牡丹的醉酒等。還有小調兩種。也是我經手的。一種是湘林四小姐的無錫景。一種是王美玉的小調。不過當時王美玉共唱三張。已出的兩張。是他們自己定的。另外有一張叫上海景。也是我點的。因為該公司經理信了他們同事的話。說美玉的對口。寶玉聲音不大好。成績說起來。實在比那張張欣生五更調要高明得多了。我很替他可惜。但是我的家裏。還有一張。足以解解悶了。白牡丹所唱三張中。以醉酒一張最好。大以二張更佳。西湖主與樊江關一張(未售)亦好。惟玉堂春差一點。把回收音的西人太折爛污。把他們的歌音加響了不少。因此不懂戲的人們。不喜歡聽的。收音西人的意思。購唱片的人。大概歡喜要響。所以他就把他的唱片加響了。加響的法子。是在電鍍銅板的時候。將紋路磨得深些。聲音就大得多了。老生大面等響點還不刺耳。

做親的事接下去了。其時的影頭大總統。乘着空氣過來吃喜酒。中國到美國。打了一條貫穿地球。心的地底鐵道。娶親時。要從美國去繞一圈子。愛看狸貓換太子的諸君啊。你們且留些精神。越到後頭越有好戲。別看得不高興時。說那連台戲總是越做越不行啊。



一千幾百本時。大概可以把宣統

諸位只要化一對老鷹洋就可以換到一頂冬令戴的帽子價廉物美機會難得諸位與其儘看狸貓換太子還不如去拿老鷹換帽子

上海廣東路麟章莊

餘波

朱冰蝶

容。是於正面文字中而仍不自貶其風格。記者於斯。益自信劇讀此節。我不能不佩服這位先生落想之奇。措辭之妙。閑着沒事。也來摹倣他一段。

夫事出名。則其中似含有臭意。而該藝員爲之。則祇現出一種努力擠眉之態。如幽溪漲綠。如隙月流黃。……阿唷啷肉麻煞哉。！

餘波 朱冰蝶

報章上接連幾天刊着杯口大的名劇。引得我的心旌搖搖不定。跑到劇場裏。我心服情願。摸出三塊錢。換了一紙座票。目不旁瞬。着舞臺上。滿想今天可以大飽眼福。我所盼望的人登臺了。所謂腰枝婀娜。扭扭捏捏。夜立在馬路口的花姑娘。轉。同盛夏躲在壁角裏的蚊蟲兒。嗡嗡的聲音相差無幾。可怪一般。戲迷。依舊像進了迷魂陣。一個個心醉神迷。悄靜不譁。

坐在我身邊。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叟。昂頭鑲背。綻着眼珠。開着瘡嘴。恨不能把臺上的天仙一口氣吞下去。角邊一樓遲延。像絲綉粉將一條挂着的喉嚨裏。發出輕微的怪聲。右邊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眼上掩着約有三分厚的鏡片。點頭播腦。沒有一聲如雷。我抬頭向臺上一望。只見他扭着屁股。翻動白眼。橫飛幾圈。無線電報到花樓裏。那個珠圍粉飾。佳賓。餘波普及四座。把那個跌進麵糊湯。有如雪獅子向日。

青山隱隱水迤迤

秋盡江南北木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
邗江金小香寫

有幸有不幸

唱戲的紅角兒。誰也知道他賺錢容易。像梅蘭芳此番到香港去唱。

▲轉入後頁